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廿七.

我輾轉不能入眠，東尼的強詞奪理，她一定受不了。而且他們談了半天，一直未接觸問題的核心，我覺得有必要對她說明前後因果。同時，我很滿意知道了另一個事實，在這群人中，男女雜處，兩性間的關係向屬平常。難得凱洛琳能堅持，不論是什麼原因，不為肉慾的工具，已屬難能可貴。至於同性戀的指控，我不相信，也不願意相信，因此我更想與她單獨談談。

我走到她房裡，沙爾索仍在那裡祈禱。凱洛琳側身面牆躺著，眼睛還睜著。我拍拍她的肩膀，她轉過身，平靜地望著我。在昏暗的燭光下，我見到了一張美麗得無法形容的臉。定了定神，我說：「我代東尼向妳道歉。」

「我沒有生氣。」

「妳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失態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甘格為了妳要走，今天下午妳又不肯與我們默步去教堂。他對東尼表示不滿，認為妳不尊重團體。」

「我是因為沒有衣服穿，這樣怎能上教堂？」

顯然，我們幾個大男人只想到自己：「我們沒有想到這一點，明天我會向他解釋。」

「不必解釋。」

「我很尊重妳的緘默，剛才我一再逼妳開口，只因我希望多瞭解妳一點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我不認為這個團體適合妳，但希望妳別再提要走的事。儘管大家不久就要分開，相處時愉快一些，對彼此都好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還有東尼說的那些氣話，妳也別放在心上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這樣的一對一答，我一肚子想要說的話，怎麼都引不出來。再說，我們彼此間彷彿瞭解甚深，有什麼需要用言語來解說呢？

但我實在不捨離去，只好勉強問她：「我相信我們是好朋友，我很希望知道妳是否受過什麼打擊？」她想著，沒有開口。我覺得自己太過分，即使是有，她又怎能告訴我呢？我又說：「我只是順口問一問，如果你不願意告訴我，可以不說。」

她的眸子裡閃著堅強的光芒，她平靜地說：「不愉快的事情當然難免，但是，我不認為那些瑣事算得上是打擊。」

我沒有理由再廝纏下去，她安恬平和的臉色，勝過了一切言語。我本來是來安慰她的，想不到她竟拂去了我滿心的塵垢。

我無言地伸過手去，握住她柔柔的小手，淡淡地交換了聲晚安。回頭時，沙爾索還在那裡虔誠地跪拜。

我的懷疑仍然沒有去除，我總忘不了在餐館中的那一幕。凱洛琳的淚珠，總該有個合理的解釋才是。很可能她不肯告訴我，也很可能只是一個不重要的小插曲。但是我必須解破這個疑團，不能繼續再受它騷擾。

我站在門口，進退兩難，怎麼好再開口呢？這樣做未免太咄咄逼人了！以後再問吧！但是以後還有比今夜更理想的機會嗎？

她察覺了，問著：「你還有事嗎？」她翻身坐起，擁著那個窗簾。歪著頭，狐疑地打量著我。

我決定要問個明白，於是蹲下身來，面對著她，說：「我希望妳告訴我實情，第一次在餐館見到妳時，我看到妳哭了！」

「我？哭了？」她笑著，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「不錯！我記得很清楚，因為那是導致我來這裡的原因之一。」

一層濃霧在她眸子中升起，面色變得像埋在雲堆下的青巒。無數不可名狀的表情，不停地閃動變化。

我知道這一次擊中了要害，我也知道自己很殘忍。但是我絕不能中途放手，我要把心中的那個毒塊挖出來：「既然東尼能夠替妳拭去淚痕，我相信我能為妳吞下去。」

她轉身倒下去伏臥著，一動也不動。我忍不住憐愛地撫摸著她的頭髮，柔情似潮，漫過了她的頭頂。就是赴湯蹈火，我也要替她解決困難，但是到底是什麼困難呢？

「晚安！」她動也不動，截釘截鐵地說。